

# 漢語口語研究四十年

陳建民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

口語是語言的泉源和基礎，是語言中最活躍、最積極、最有生氣的部分。過去的語言研究大多以書面語言材料為主要對象，對口語不夠重視，現在強調口語研究，無論對語言學理論，還是對語言的應用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研究口語可以使我們看到新的語言現象的產生、變化和發展、舊的語言現象的消亡，看到口語和書面語現象的相互滲透，以及語言發展的總趨勢，還可以看到傳統文化、思維方式、思維習慣、社會生活、社會心態和民情民風怎樣充分反映在口語裏，從而拓寬語言研究的領域，豐富語言學理論。研究口語可以為提高人們的口語素質貢獻力量。人人都按照標準口語的規範，簡潔、準確、生動、有條理地傳遞信息，表情達意，這將促進全民族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於經濟建設，對個人來說也會產生一定的經濟效益，因為在商品經濟時代，會說話便是財富。

## 漢語口語語法研究

從古代到現代，人們研究語言一直以書面語言為依據。1898年馬建忠發表《馬氏文通》，就是採用西方語法學的框架研究古漢語語法的。五四以後，以黎錦熙先生的《新著國語文法》為代表的語法著作，雖以白話為語法研究的對象，但還是以書面上寫的為依據。四十年代，王力先生出版《中國現代語法》，引用《紅樓夢》的例句去闡述現代漢語語法的現象，儘管他的語法觀今天還能站得住，但《紅樓夢》的語言跟二百年後的北京口語已有不少差別。五十年代初期丁聲樹等著的《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問世。這部語法書引進西方的層次分析法，從當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裏找例句，選例相當精當，比過去的語法書大大前進了一步。後來出現的一系列語法論著，也大都是從當代著名的口語作品裏選用例句的。儘管劇作家和小說作者把人物對話寫得活靈活現，但與實際說話還有一段距離，可見單純依據口語作品研究口語是有缺陷的。五六十年代國內錄音機還不普及，研究語言不得不處處依靠書面材料。只有對人們在非正式場合下的日常談話（包括會話和獨白）進行錄音，並把它變成錄音文字，再對錄音文字進行分析研究，這才算嚴格意義上的口語研究。

當代第一個進行嚴格意義上的漢語口語研究的，應推趙元任先生。他在六十年代末寫的《漢語口語語法》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趙先生將日常口語大量錄音和筆錄，從中找出特殊現象和特殊規律，給人以清新、精辟的印象。活語言就活在靈活多變的聲音上。趙先生在書裏處處結合語音停頓、語音的高低快慢、輕重音、語調以及節律等語音現象分析漢語口語的語法結構，把語音與語法結合起來研究，充分揭示出漢語口語的現象。他注意到說的語言與寫的語言的比較。在《量詞》一章裏，他列舉口語裏名詞與量詞配合的情況，對外國人學習漢語口語特別有用。趙先生對一些語法問題的考察分析是實事求是的。例如，他對漢語的主語和謂語提出了很好的見解。他說：「主語和謂語的關係可以是動作者和動作的關係。但在漢語裏，這種句子的比例是不大的，也許比50%大不了多少。因此，在漢語裏，把主語、謂語當作話題和說明來看待，較比合適。」<sup>1</sup>他拿「今兒他來」為例，說「如把主語理解為話題，是給說話佈置場地的，那麼，正是這種詞序的不同表示說話的人的注意之點不同。『今兒他來』是說今天的日程，『他今兒來』是說到他和他的日期」。作者在北京口語與漢語口語的關係上，在對漢語口語的認識上，在口語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上，都分析得非常精辟，很有獨到之處。

在國內，呂叔湘、張志公等先生也非常重視口語研究。六十年代初，呂先生在《語文常談》裏談到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的關係時說：「說話總是……句子比較短，結構比較簡單甚至不完整，有重複，有脫節，有補充，有插說，有填空的『呃、呃』，『這個、這個』。」<sup>2</sup>這是對口語句子特徵的概括。呂先生主編的《現代漢語八百詞》在選詞、釋詞時很重視口語，引例時把口語作品裏的句子改動一下，使句子更切合實際說話；說明用法時往往點出哪種格式常用於口語，哪種格式多用於書面，北京口語裏用哪個詞，方言口語裏又用哪個詞。張志公先生關於口語也有不少論述。

筆者的《漢語口語》<sup>3</sup>從發展的觀點綜合研究以北京話為代表的漢語口語。所謂發展的觀點，是指把語言的發展變化放在社會生活中(如方言影響、社會變動)去考察、去分析。所謂綜合研究，是指把語言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研究的主體仍是語法，但也包括語氣、節奏、詞匯、修辭等方面的描述，許多地方甚至聯繫語言心理、思維習慣、社會風習諸多因素來考察。這本書有以下一些特色：

材料來自人民大眾活的口語。從1974年起，筆者提着錄音機在北京地區東跑西顛，對不同職業、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的人進行談話錄音(包括獨白和會話)，共得原始狀態的口語材料六七十篇，十幾萬字。這種用錄音機把老百姓的口語記錄下來加

1 趙元任《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12月，頁45。

2 呂叔湘《語文常談》，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9月，頁7。

3 陳建民《漢語口語》，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12月。

以研究的辦法，應作為今後漢語口語研究的大方向。在日常各種場合中，筆者還留心聽不同人的交談，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北京口語資料。

口語現象分析細致。近二三十年來，我國語言學界忌言省略。作者研究漢語口語時發現省略幾乎是常例，很多地方採用省略、隱含、脫落、減縮的觀點解釋口語現象。筆者指出舊的「非單即複，非複即單」的單複句句型系統已不適應口語句子的分類了。書中重點討論了一些有趣的口語現象，如重複、追加、插說、說半截子話、答非所問、節奏規律等。趙元任雖然承認「在日常生活中，零句佔優勢」（頁51），但他對零句的描述過於簡單，《漢語口語》則用大量篇幅描述各種性質的零句，彌補了趙書的不足。

處處採用比較方法。本書包括口語與書面語的比較、北京口語與方言口語的比較、現代北京口語與歷史上北京口語的比較、不同文化層次的人所說北京口語的相互比較。這樣的比較方法比起過去靜止的、平面的語法研究方法來是一種突破。

結合科學性與實用性。筆者把搜集到的口語材料加以分析，從紛紜複雜的現象中理出口語的特殊規律，並指出哪些說法是正常的，哪些說法有缺點，不宜提倡推廣。在描寫的基礎上提出一些怎樣提高口語表達效果的意見。

《漢語口語》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提高，下面舉例說明：

說話的時候，把最先浮現在腦子裏急於要說的部分先說出來，才發現剛說過的話裏說漏了一些東西，可是說出去的話已收不回來，只能在下面作些補充，這些說完了又想起的補充的話就叫追加(after thought)，說話以及用說話風格寫的文章常常出現這種現象。如「來了嗎，你哥哥？」對這類追加現象，《漢語口語》作了深入描寫，那是跟前人的啓示分不開的。前人早已注意到這種口語現象，只是沒有進一步加以考察分析。例如，王力先生在《中國語法理論》<sup>4</sup>裏舉了個追加的例子：「他把他的汽車賣了，去年才買的。」「去年才買的」和它所修飾的「汽車」被「賣了」隔開，更顯出說完「賣了」之後才追加上去的。黎錦熙先生的《中國語法教程》（1952年初版）裏也提到追加現象。呂叔湘先生在《中國人學英語》一書裏談到，不但英語有這種現象，漢語也有。如「真會說話，那位大娘」，「還沒看呢，您借給我的那本書」。<sup>5</sup>不過，他不叫「追加」，叫「外位」。趙元任先生在《漢語口語語法》裏把這種現象看作倒裝。如「進來吧，你」、「要睡了，我」、「可笑極了，這個人」。<sup>6</sup>他把「我今兒不去看戲了——因為天兒太熱」看作「追補」。在《漢語口語》問世之前，全面闡述這種口語現象的要算陸儉明先生的《漢語口語句法裏的易位句》。<sup>7</sup>儘管大家所用的術語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但漢語

4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4年9月，上冊，頁214。

5 呂叔湘《中國人學英語》，香港：商務印書館，1975年4月，頁137。

6 同注1，頁40。

7 載《中國語文》1980年第1期。

口語裏這一有趣的現象很多人都是注意到了的。

《漢語口語》處處採用比較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漢語口語裏有一些特殊現象和規律，因沒有相應的書面形式可供比較，往往就被忽略過去。例如，漢語口語裏有一種同義重複現象，它表現出明顯的語體色彩。文化低的人說話如出現同義重複，其語體走向是先文後語；文化高的則是先語後文。<sup>8</sup>這是受交際中的合作原則所制約的。也有些口語現象無法用通常的語法規則解釋。例如「我告訴你說」。「告訴」不就是「說」嗎？實際上這是加強語氣的同義重複，重複的詞語不挨在一起。北京口語裏還有一種重複現象：「你幹嘛你？」「你擠甚麼擠，都快擠到我懷裏來了」，實際上也是加強語氣。漢語口語句子在主要意思表達完以後，常常在煞尾處把先行詞重說一遍，以表示語氣。漢語口語裏有一種更改現象，不僅更改與事實不符的部分，而且往往因詞句錯位而推倒重來。例如「我母親胳膊，我十二歲我母親胳膊沒啦」。用「我母親胳膊」起頭，發現與上下文所表達的意思不連貫，因而不得不推倒而另以「我十二歲」做話題。有時候，說話人剛說了一句實話，馬上意識到泄密或不合適，便連忙加以更改、掩飾，往往用「不」、「不是的」作為更改的標記。漢語口語裏有許多凝固格式，表現出熟語性和習慣性的特點，例如「比N還N」(比教師還教師)、「DVD的」(他走他的)、「A有A的N，B有B的N」(你有你的理由，我有我的主意)。這類公式化句子，既不要求組合，也不能清晰地分解，多半帶有主觀情態。同印歐語相比，漢語表達語氣的方式更多，除上述利用重複手段外，副詞「可」也用來表示語氣。「你可想死我了」是「我想你」，剛好與字序上的意思相反。「都是你，讓我白跑了一趟」裏，「都是+N」表示原因，含有埋怨、責備的語氣。漢語口語裏有三種不同的語體：典雅口語體、正式口語體與家常口語體，可是與書面語體不在同一個層次上。總之，上述漢語口語現象在書面漢語裏找不出相應形式，無法互相比較。

由此可見，強調漢語口語與書面語現象的比較限制了對口語裏特殊現象的深入挖掘。既有比較，又能跳出比較的框框，抓住口語的特殊現象深入研究，才能透徹地揭示漢語口語的事實。可喜的是，近幾年圍繞着這個目標，《中國語文》和其他一些語文刊物陸續發表了幾篇有分量的口語學文章，除上述陸儉明的文章外，還有筆者《北京口語裏的同義重複現象》、《說話中的更改現象》、《初始口語句型的歸納整理》、孟琮《口語裏「說」字小集》、《口語裏的一種重複》、勁松《北京話口語語體》，以及李運漢主編的《現代漢語語體修辭學》中有關口語語體的部分。

8 參見拙文《北京口語裏的同義重複現象》，載《中國語文》1990年第5期。

## 漢語口語詞語研究

詞語是構成語言的材料，「語言的表情達意功能主要是靠詞語來實現的。語氣、語調、語序多少也有表情達意的作用，然而必須附麗在詞或詞的組合體上作用才能顯示出來。」<sup>9</sup>沒有詞語，談不上語氣、語調和語序，更說不成一句話。

甚麼是漢語口語詞語？這不能不涉及到普通話詞匯的基礎問題。五十年代我國語言學界提出普通話「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就是說普通話詞匯的方言基礎是「大北方話」。可是，根據陳章太等人對大北方話近百個點調查的結果，證明大北方話區內各小方言之間詞匯的差別很大（調查報告正準備出版）。因此，要在大北方話的基礎上尋求普通話的詞匯系統，難度很大。近年來，語言學界傾向普通話詞匯的基礎方言應該是範圍較小的「小北方話」，最好是北方話中的一個方言點。這樣，才可以為普通話提供一個明確的基本的詞匯系統。胡明揚先生說：「基礎方言要為規範的民族共同語提供明確的語言規範，因此往往是一個方言點，這樣才有可能有相對穩定和明確的語音、語匯和語法規範。」<sup>10</sup>這個方言點不是別的，正是北京話。漢語口語詞語就是去掉俚俗成分和文言成分北京口語詞語。近年來，陸續出版了徐志誠《現代漢語口語詞典》、陳建民編《常用口語詞匯》等。<sup>11</sup>

方言口語詞語是漢語口語的地域變體。這幾年，國內不少研究方言的人比較重視方言口語詞語的描寫與比較。語言研究所《方言》雜誌從創刊起就連續不斷地刊載文章討論各地的方言詞語。以方言口語詞語為主的各種方言辭書多如雨後春筍，例如：閔家驥等《簡明吳方言詞典》、饒秉才等《廣州話方言詞典》、吳開斌《簡明香港方言詞典》、黃典誠等《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徐世榮等《北京話土語辭典》。

新詞語是指1949年以後產生的新詞形，也包括舊詞形所包含的新意義。許多新詞語產生於口語，產生後往往先在人們的口頭中流傳。過了一段時間，有部分新詞語因反映的客觀事物或現象迅速消失而消失，其餘部分新詞則進入標準口語的詞庫，成為社會通用詞語。例如，國內十年前有一種微型汽車，因其外形像枕頭麵包，羣衆便叫它「麵包車」，這「麵包車」是新詞形。「婆婆」是舊詞，可是近年用來比喻管理自己或自己這個部門的上級，產生了新義，「婆婆」用其新義時也是新詞語。這種新詞語具有規範性和穩定性，早已成為社會通用的詞語了。近來「的士」流傳開了，可是「巴士」流行過一時，沒有得到全社會的承認，有點消聲匿跡了。

一般地說，新詞語是新事物、新概念的反映，有時候它還可以表現人們的政治觀點和思想感情。例如，管失業叫「待業」、高價叫「議價」、通貨膨脹叫「失控」、市場蕭

9 張志公《語匯重要，語匯難》，載《中國語文200期紀念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

10 胡明揚《普通話與北京話》，載《語文建設》1986年第3期。

11 香港《普通話》從1987年第1期起連載。

條叫「市場疲軟」、經濟危機叫「經濟困難」或「經濟滑坡」。兩種說法在內容上並沒有實質性的不同。有趣的是，上述帶引號的說法多半是某些文章或文件首先使用，然後才在社會上推廣開來的；而不帶引號的是民間口語，兩者屬於不同的口語語體。

口語裏的新詞語必須具有規範性和穩定性，近幾年出版的許多新詞新語詞典，在注意上述「兩性」的同時還從實用出發，收了一些不那麼規範和穩定、帶上濃厚書面語色彩的新詞語。新詞語詞典可以說是廣義的口語詞語研究的成果的總結。

### 廣義的漢語口語研究

口語研究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口語研究是指上述對口語本身的研究，即口語學研究；廣義的口語研究涉及口語學、口才學(包括言語交際學)和口語教學法。全世界的口語研究大約有百年歷史了，最早研究口語的當推英國著名語言學家H·斯威特。他在1890年出版了《英語口語初步》。此後，德國、法國、丹麥乃至蘇聯的口語學家主要都是從事狹義的口語研究的。

近幾年，國內在廣義的口語研究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呈現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一大批與言語交際和口才學有關的書，如劉煥輝《言語交際學》、姚亞平《人際關係語言學》、李元授主編《交際學叢書》，以及有關教師的口才修養、醫生的語言藝術、公共關係語言藝術、說話的藝術等書相繼出版，在社會上頗受歡迎，有些甚至一版再版。討論口語教學法的著述，如董兆杰《口語訓練》，以及有關說話訓練、情境教學的實驗與研究、漢語口語表達法教程、普通話口語訓練、小學「注音識字，提前讀寫」的實驗報告等書也出了不少。爲了檢閱和交流漢語口語研究成果、推動漢語口語研究與口語教學，1988秋天在河北滄州市成立了全國漢語口語研究會，至今已開了三次學術討論會，並出版了首屆漢語口語研究會論文集，建立起一支漢語口語研究隊伍。從整個發展進程看，我國漢語口語研究經歷了艱苦創建、積極開拓的階段後，已經開始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了。